

壇 站 蜚 聲 一 雋 才

何 應 欽

— 追 懷 保 君 建 大 使 —

江蘇保故大使君建先生，積勞病逝英倫，於今業已五載，緬懷風儀及其折衝壇坫數十年的豐功偉績，每以國事綢繆，而我外交陣營中，竟未能再獲君建先生的效力奔走為憾。

謹將個人胸臆中，對他的懷念和敬佩之忱，略為發抒，以告國人，兼以致慰君建的家人友好。

君健先生，字旣星，是江蘇省南通縣的望族，父釐東先生，為遜清舉人，在京任職，是孫寶琦的摯友，君建弟兄三人，其長兄君嶧，亦服務外交界，曾任駐溫哥華總領事，次兄君澂，服務財政界，曾任礦稅署署長。弟兄三人，聯翩鼎峙，都為國家社會，貢獻了極多的智慧與力量。

君建早年畢業於國立北京大學經濟系，考取官費留學，遠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就讀，獲碩士及博士學位，返國後，先從事教育事業，歷任國立北平大學教授，私立民國大學教授兼教務長。其後轉入政界，以其專長，在我外交財政兩界，嶄露頭角。

民國十五年，君建奉派任江西交涉員分署秘書，對收回九江英租界，甚著功績。十六年，在江西省財政廳秘書任內，參與四月二日南昌抗暴，與程天放，羅時實諸先生，為共黨逮捕，禁錮於牢獄內多日，幾乎被處死，留下了抗暴反共的壯烈典型。嗣後歷任上海特別市政府秘書，調升教育局長，又曾奉派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參議兼政治組長，協助黃郛先生，於平津日本軍閥在華北製造事端的嚴重時期，從事對日本交涉談判諸事務。當時應欽正兼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，坐鎮北平，一方面指揮國軍，抵抗來犯的日軍，一方面又奉命延宕日軍陰謀的進行，平息河北事件，阻止華北五省特殊化的運動，與日本軍閥特務，日夜週旋，好多事項，與駐平政整會配合協調。當時目睹君建先生在政整會中忙碌的工作，以他靈敏的思考，迅捷的行動，對於黃郛委員長的協助，功績甚為重大。於是，我當時即認為君建是當時不可多得的外交雋才。



保君建大使遺照

君建正式進入我國外交界，是在民國廿五年，他初入外交部，擔任條約委員會委員，後調任駐雪梨總領事。抗戰期間，國際事務紛繁，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。中美英聯合作戰。日軍南下政策實施，其武力囊括了南洋各島。卅一年，美國對華宣佈貸與五億美元，并擬定對日戰略，對於中印緬戰場開始重視，尤其對於裝備中國部隊，維持中國與印度間之交通線，以便繼續對日作戰一點，更為注意，於是印度在中美聯絡上便成爲一個重要的啣結站。

當時我國因值滇緬路的封閉，自印度運往國內的軍事裝備，全賴飛越駝峯的美國空軍運輸，因此，我駐印度的外交人員，非遴選一長於肆應能力者不可，於是，君建乃奉派擔任我駐加爾各答總領事。加城位居我出國飛越駝峯的第一站，往來交通頻繁，應接實有不暇之勢，君建担任斯職，游刃有餘，自三十年至三十三年四年中，日夜辛勞，終將戰時後方補給此一極端艱鉅而富有歷史性的任務，作得有聲有色，空運數量日日增加，一直到了史迪威公路通車之後，始終無忝其所司，對於抗戰最緊張的時期，爲政府解決了若干繁難的問題，這是君建最大的貢獻。

君建在駐印期間，另外有一件劃時代的大事，就是民國三十一年春天，蔣委員長訪問印度的接洽與安排。當時日本軍閥，瘋狂在南洋各地侵擾，並且以「亞洲爲亞洲人所有」爲口號，企圖煽惑印度，反抗英國，促使同盟國間的分裂，頗獲印度民族主義份子的同情。蔣委員長鑒於局勢的嚴重，乃以亞洲最大國地位，託羅斯福向邱吉爾首相說明訪印計劃，乃從事訪問印度的安排。但是，訪問的若干細節，以及訪問印度聖雄甘地的種種波折，都需要雙方詳加權商，因爲英

國政府對於 蔣委員長此行，總是存有戒心，於是，這項協調、安排的重任，便落到君建的身上。他在訪問之前，以豐富的經驗，靈活的手腕，先說服了英國駐印總督林里格羅勳爵，對於 蔣委員長一行發動盛大歡迎，又將 蔣委員長訪問聖雄甘地一事，作了巧妙的安排，不在英人反對的瓦達會晤，改在加爾各答會見。使中印兩位偉人，得以共同傳達傾慕之忱，交換亞洲情勢的意見，並且決定了印度人民對日本軍閥的態度。其間，君建并陪同 蔣委員長宣慰僑胞，接見印度各界領袖，順利完成訪問。使得日本軍閥籠絡印度的陰謀，完全瓦解，穩定了中印緬戰場的情勢。

自是，君建獲得 蔣委員長的賞識，三十三年，升任為駐祕魯國全權大使，達到了他外交生涯中的高峯。當時，我國與中南美洲外交關係，尚在開展之中，猶如草萊初闢，件件都很費周章。君建除担任駐祕大使外，又兼任駐波利維亞全權大使。在此期間，受命連任我出席聯合國第一屆至第七屆大會副代表，并曾任特使，訪問巴西、智利等中南美洲十一個國家。我國與中南美洲各國關係日益密切者，君建的力量居多。

君建在中南美奮鬥了九年，四十五年，一度奉調返國，任外交部顧問。四十八年復出，膺任駐約旦全權大使，將他的外交才華，轉用於中東友邦關係增進上，這確是政府一項智慧的安排。兩年後，又奉命兼任駐沙烏地阿拉伯全權大使，對於這兩個中東回教友邦，奠立了不可動搖的親密關係，直到如今，國際局勢動盪益烈，自由國家紛紛謀與共匪建交而求自保，約、沙兩國，仍然與我維持密切的合作，這不能不說是君建先生舖下的堅實基礎。君建最後一任大使，是駐土耳其全權大使，自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，其間并担任我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，對維護我聯合國代表權出力最多。也就是因為他太過負責，太過辛勞，五十九年罹患肝癌，自土耳其至倫敦就醫，終至不起。在他生病及在英治療期間，土耳其外交界以及其駐英大使多方照顧，祕魯、韓國、日本等駐英大使均常至病榻前慰問，英國人士也給予更大的協助，足見此一出色的外交家的人緣之佳，我想更是這位傑出的雋才卓越的行誼感動了他們！

如今國家正在需要外交上的雋才，而君建先生的墓木已拱，追懷風範，不覺深感故舊的寥落與人才的凋謝。我今天寫成此一短文，一方面悼念故友，為國惜才，一方面更勉勵外交界的青年朋友們，要以保故大使君建為榜樣，在當前國運艱難的大時代中，培養自己的才識，堅定自己的忠誠，為反共復國大業，奮力打開國際關係上光明的前途，才是追念一位優良的外交家的真正意義！